

徐万茂： 愿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

记者 王婧 实习生 朱晨冉 通讯员 王行松 杨筱



徐万茂

讲述人：徐万茂
华茂集团创始人

1.

经历过积弱积贫的特殊年代，徐万茂深知，唯有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命运。

在上个世纪末，投身于教育事业的民营企业屈指可数，不仅因为投入大，而且收益慢，但徐万茂是个“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人，他认准教育是个利国利民的大民生行业，有很大发展空间。

也正是他的这份执拗，让华茂从一个四明山区的小竹编厂，蜕变为今天立足教育，拥有教具、学校、国际贸易、金融等多种业态的综合性产业集团。

“一把火”与“七色花”

我是从四明山走出来的。

过去家里很穷，但父母信奉“穷家不穷路，来者就是客”，家中常有一些过路的来客歇脚，有行医的，有做小买卖的，甚至还有讨饭的……父亲虽然识字不多，在村里说话却很有分量，他们的品德对我影响很深。

1971年，我25岁，开始在当地“社办企业”——云洲乡竹编工艺品厂上班，那时不仅做工人，还兼做设计员、业务员。

我虽是一个农民，但喜欢学，什么方面我都学着做，后来做到了厂长。

当时很多企业制作不讲究品质，都在以“低质低价”策略进行市场竞争，我则坚持用品质取胜，不断改进工艺。

记得有一批工艺竹编出口，外商反复挑剔说合格率不高，我心一横就当着外商和加工单位的面，把价值10万的产品烧了。说实话，这一烧几乎是我们的全部身家。但这把火也让外商吃了定心丸，因此换来了500万的新订单。

从此，竹编厂的生意越来越好，渐渐走上正轨，还出口到了东南亚和欧美国家，在国际市场打响了知名度。

第二年，工艺品进出口公司邀我赴澳大利亚考察，我因此成为宁波市第一批出国考察的农民企业家，这在当时鄞县的乡镇企业界，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情。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我感到抱着一根竹子，做不出大文章，开始思考转型。当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中国留学生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不如美国学生，必须从中小学抓起，加强劳技教育。”

何不制作竹制教具？既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还可以赚钱。说干就干，1981年，一家专门生产教具、学具的文教科技器材厂“七色花”就这样诞生了，这是全国第一家专门生产与教材配套的中小学生学习制作材料的工厂。

1989年，我决定把产品的研发、销售整体迁移宁波市区。这一搬，各地供求信息 and 订货客户纷至沓来。

1992年，在国家教委的支持下，宁波劳动技能教育器材研究所成立了，这是全国第一家中小学教材配套学具的研究机构，我担任所长，没有花国家一分钱，从全国各地聘请了80多位专业人员，共同研究教材、研制学具。研究所，也逐渐成为华茂的智力资源中心。

2.

我的教育梦想

教育不能仅仅是个产品，它需要自己的舞台——我想办个学校。

可是，教育事业投入大、收益慢，这一想法又遭到很多人反对，毕竟企业追求的是利润，在那个时候，投资房产、购买理财，哪个不比办学校来钱快？

有梦想就要行动，这一次，我也是。

1998年，5亿元自有资金、500亩占地、20多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成立了。

经常有人问我：“投资办这么大一个学校，你想过多久才能收回成本吗？”

我的回答是：“能培养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就是最大的回报。”

在办学上，我坚持因人施教。在华茂，分数不是第一位的，更不是唯一的录取和评价标准。我要求老师们去发现每个学生的闪光点，培养他们的特长。

之前有一名学生，因为分数不够被其他名校拒之门外，但她有着很好的艺术天赋，我们录取了她，并重点培养。几年后，这名学生在艺术领域崭露头角。

我办学校，只是想为全国的素质教育提供一个试验的土壤，并不想靠办学给自己挣回一分钱。有了这个单纯的目的，学校不可能不成功。

当然，学校光靠学费收入是无法维持的，当时也有不少风光一时的民办学校，因为资金紧张不得不关门。因此，我决定以实业做支撑，端正动机，要以社会效益带动经济效益。

学校办起来了，我的教育梦想并没有停歇。

我发现国内有众多的全国性博物馆，唯独缺少教育博物馆，这又让我转辗反侧好几天。当时，华茂在东钱湖西侧有一个临湖地块，有人建议我用来开发房地产。但是我不想糟蹋这块地，我要在东钱湖建立一个国际性教育论坛，以促进国内外教育文化交流。

如今，总占地面积为276亩、投资20亿元的东钱湖教育论坛已经完成了一期的会议中心与配套酒店建设。由世界级建筑设计大师担纲设计的国际艺术教育博物馆也将在2019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从教育装备到办学校，再到办教育论坛，我希望华茂本着教育初心，探索实践素质教育，并把它代代传下去。

1978-2018